



Classic Collections of Foreign poetry

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

里尔克诗选

Rainer Maria Rilke

柳鸣九◎主编

李永平◎编选

绿原 冯至 吴兴华 杨武能 等◎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里尔克诗选



柳鸣九 主编

李永平 编选

绿 原 冯 至 等译

吴兴华 杨武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里尔克诗选 / 李永平编选; 绿原等译. --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1.11
(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/ 柳鸣九主编)
ISBN 978-7-5387-3870-4

I. ①里… II. ①李… ②绿… III. ①诗集-奥地利-现代 IV. ①I521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0857 号

出品人 陈琛
责任编辑 陈秋旭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违者必究。

里尔克诗选
(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)
李永平 编选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印刷 /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开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字数 / 172 千字 印张 / 18
版次 /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/ 35.8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里尔克：生存即歌唱（序）

李永平

我曾编选过《里尔克散文随笔集》和《里尔克精选集》两部作品，多年过去了，如今再来编选一本里尔克的诗集，却是别有一种心境。倒不是因为我的兴趣发生转移，暂时放下了里尔克，而是我越来越不自信，甚至怀疑，在一个物质主义浪潮汹涌、一切以“有用”为是求的时代，究竟还会有多少人静下心来去聆听诗人的歌唱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怀着莫名的无奈，进入里尔克的诗歌世界，让他告诉我们，他对这个时代究竟说了些什么。

里尔克，全名是勒内·卡尔·维廉·约翰·约瑟夫·马利亚·里尔克，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于布拉格。父亲曾在军队服役，后为一家铁路公司的职员，母亲出身于上流社会。九岁时双亲离异，里尔克跟随母亲生活。一八八二年，入读布拉格一所天主教德语小学。里尔克小时候体弱多病，父亲为了让他成为孔武有力的男子汉，把他送入军校，但终因不适应军校严酷刻板的生活，不得不提前离开军校。后转入林茨商业专科学校，不久亦中断学业，返回布拉格，准备

中学毕业考试。在此期间，里尔克开始尝试写诗，并于一八九四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生活与诗歌》。当然这本初试身手的作品，并没有一鸣惊人，几乎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。但为了证明自己的写作才能，刚刚步入诗人生涯的里尔克，在短短的几年内，灵感泉涌，连续创作了《祭神》、《梦幻》、《耶稣降临》等诗集。这些诗歌体裁狭窄，多局限于布拉格城市的历史、人文和风景，或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经历，风格明显兼有新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特色，且语言亦未脱模仿的痕迹。里尔克后来甚悔少作，盖因于此。

在布拉格，里尔克逐渐产生了一种文化和语言上的疏离感。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生活在布拉格的德国人，虽然在文化、经济和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，但却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，他们既不愿意与斯拉夫文化交往融合，同时也与原来的德语国家隔绝开来。在这种隔绝状态下，当时的布拉格德语作家普遍感到“失去了真正的母语”，而生活在一种僵化和缺乏活力的语言之中。对于在诗歌创作上野心勃勃的里尔克来说，这样一种语言和文化氛围，显然是不利的，因此他试图逃出布拉格的局促狭隘，寻找他自己的语言。一八九六年底，里尔克移居慕尼黑，一边在慕尼黑大学继续学习，一边致力于文学创作。

里尔克把这次“移居”称为“寻找第二故乡”，即一种精神的故乡。在慕尼黑，他博览群书，潜心向学，出入各种文化沙龙。其间，结识了对他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鲁·萨乐美。这是一个品位高雅、在欧洲文化界享有极大名声的俄罗斯女

性，写小说之余，亦写文学评论，眼光极其敏锐和独到，当时欧洲许多作家的作品，都因她的推赏而腾跃逸品。不过，萨乐美一开始对里尔克的诗歌评价并不高，认为是纤巧浅露有余，凝重厚实不足，并建议里尔克摆脱主观自我，而转向写坚实有力的“物”。里尔克没有因为萨乐美的如此评价而沮丧，反而深受感动，他不仅认为萨乐美引导了他“根本性的转折”，而且也深深地爱上了她。在给萨乐美的一封信中，里尔克以几乎虔诚般的语言写道：“我要通过你看世界，因为这样我看到的就不是世界，而永远只是你，你，你！……只要见到你的身影，我就愿向你祈祷。只要听到你说话，我就对你深信不疑。只要盼望你，我就愿为你受苦。只要追求你，我就想跪在你面前。”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〇年，里尔克与萨乐美两度在俄罗斯携手旅行，不仅拜访了托尔斯泰等作家，而且也感受到了俄罗斯自然风光的广袤与伟大，视野豁然开阔。里尔克的艺术观逐渐发生变化，他不再满意自己诗歌那种纤丽婉曲、忧伤缠绵、过分抒发主观情感和表达瞬间印象的模糊而不确定的风格，在一首诗中，里尔克便兴奋地表达了这种开始出现的转变：

我深沉的生活，轰鸣声越来越响，
好像夹在宽广的两岸间向前流淌。
我和物的不解之缘越结越紧，
越来越专注地注视所有图像……

一九〇二年，里尔克出版了《图像集》，试图以“图像”的造型来结构诗歌，标志着其诗歌开始转向一种精确而客观的抒情风格。这部诗集一经问世，即获得评论界的肯定与赞扬，从此奠定了里尔克在欧洲诗坛的一席之地。另外，一八九九年构思与写作的《祈祷书》也在逐步完成之中。此部诗集共分三个部分，《修士的生活》、《朝圣》、《贫穷与死亡》，以一个独居斗室的僧侣的“祈祷”贯穿其中，全诗弥漫着浓重的泛神论色彩，僧侣在祈祷中与之交谈的“上帝”，已不再是位格化的上帝，或是时空彼岸的超验实在，而是“自然”，是在包罗万象、各各不一的时空形象中显现的存在本身。《祈祷书》和《图像集》一同代表了里尔克早期诗歌的最高成就。

一九〇二年，里尔克来到巴黎，担任法国雕塑家罗丹的秘书。在研究罗丹艺术的同时，也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、魏尔伦、马拉美等人的影响，开始形成其独特而成熟的艺术观念，现在他已完全摒弃早期诗歌潜入个人内心世界、抒写主观感受的风格，力图把流动的、音乐的诗变成凝固的、雕塑的诗。他汲取并接受了罗丹的“艺术即劳动”的观念，不再把诗歌看作是“灵感”和“天才”的产物，而是强调通过“学习观看”来写诗，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：“诗不是情感——诗是经验”。这一命题的具体实践就是“事物诗”。从一九〇三年写作《豹》开始，里尔克创作了大量的“事物诗”，于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分别出版《新诗集》和《新诗续集》。“事物诗”是里尔克独创的一种新的现代诗歌形式，在诗歌风格上标志着一个成熟时期的

到来。在“事物诗”中，诗人完全进入到一个“物”的世界，观看各种各样的“物”：玫瑰、蓝色绣球花、喷泉、镜子、水果、床、花边、木马、教堂、豹、天鹅、瞪羚、狗、黑猫。对他来说，“物”总是一种包含着人类生存经验和维系着无数记忆的存在，每一个人只要回到有过亲密关系的“物”中，都可以从里面“认出他们所爱的，他们所畏惧的和一切不可思议的神秘”。但在日常生活中，“物”往往被遮蔽在偶然性、模糊性和时间的流变之中，因此“事物诗”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：把“物”从常规习俗的沉重而无意义的各种关系里，“提升到其本质的巨大关联之中”，并以其沉稳的、坚实的、可见的形式守护着“无形”中的真实。

里尔克的“事物诗”大都篇幅短小精悍，语言洗练，意味隽永，足称世界文学中的不朽诗篇。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，“事物诗”在诗歌的品质上，要超过里尔克本人更为看重的后期两部诗歌作品《杜伊诺哀歌》和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。这当然是仁智之见。不过就精神境界的阔大流转而言，“事物诗”显然难以与后两部作品颉颃争胜。

在创作“事物诗”的同时，里尔克亦潜心于《布里格随笔》的写作。这是一部长篇小说，始写于一九〇四年，直到一九一〇年才告竣出版。小说写一个丹麦青年诗人只身一人孤独地漂泊到巴黎，目睹了大城市中繁荣文明下的贫穷、疾病、饥饿、丑陋、凶残、死亡、恐怖和道德沦丧等现象，开始怀疑和否定自己以往的文学创作。在孤独、困苦和冷漠中，他决心“学习观看”，并研究伟大诗人的诗歌，重新思考人生、历史、社会、上帝、爱

与死等一系列问题。整部小说由七十一个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关联的片段组成，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连续的时空结构，以随笔、日记、书信等形式的自由运用和随意交叉，记录和叙述主人公的各种经历和内心体验。《布里格随笔》是里尔克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，在文学史上被誉为开二十世纪“现代主义小说”之先河的作品。

《布里格随笔》最惊心动魄、引人思考的，是里尔克在小说中探讨了一个如何面对死亡的“勇气”问题。他让笔下的主人公马尔特接近和体验了各种各样的死亡，如巴黎社会中的诸多死亡现象、祖父和外祖父迥然不同的死，从而证明承受死亡恐惧的能力是人生存的最后能力，只要人具备了这一能力，那么其他一切恐惧和危险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承受的。尽管这部作品道出了承受和担当死亡的真实经验，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和回答如何把有限融合于无限，以及在何种基础上把死亡之否定性转化为肯定性的问题。而短暂与永恒、生与死的同一，则是里尔克将在他的后期诗歌中所要解决的问题。

在《新诗集》、《新诗续集》以及《布里格随笔》出版后，里尔克在欧洲文坛声誉日隆。尽管如此，在以后的几年里，诗人却渐渐地沉默了，而这“沉默”差不多持续了十年之久，在此期间，他几乎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作品，诗歌写作几处于停顿状态。一九一二年开始写作的自称为“最伟大工作”的《杜伊诺哀歌》，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中断。到一九二二年重新

恢复创作力，里尔克可以为人称道的作品仅有诗集《马利亚的一生》和《歌五首》。里尔克创作的十年危机，有诸多原因可以探讨，但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：其一，在达到“事物诗”这样高度的诗歌成就以后，是否能够超越，里尔克似乎没有足够的自信，譬如他一九一二年动笔写《杜伊诺哀歌》，就是这种超越的尝试，似乎并不成功，只好中辍。里尔克不是一个为写诗而写诗的人，他要求自己必须等待，一直到下一次创作力重新爆发出来。其二，对于人生的基本问题，里尔克强烈意识到，还未找到一个根本的答案。这也就是他在一首诗里所表达的：

痛苦未能认识，
爱也没有学会
而趋离我们死亡的奥秘
尚未被揭示。

毫无疑问，在二十世纪初，里尔克是最先感受到现代人与真实存在远离的诗人之一。什么是人的真实存在？似乎已没有人去询问，甚至也无人去回答：

啊，谁知道这自身中那沉甸甸的东西。
是温存？是畏惧？是目光？是声音？是书籍？

对于现代人的这种“茫然无知”的状况，里尔克在《布里格随笔》中已有深刻的洞察：“虽然人类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去观看、沉思、记载，但人们还不曾看见过，认识过，说出过真实的与重要的事物；人们虽然有许多发明和进步，虽然有文化、宗教和智慧，但还是停滞在生活的表面上，全部世界历史都被误解了，一切的真实对人们都等于乌有。”

在这里，我们几乎听到了尼采对整个西方文化批判的回声。同样，对里尔克来说，人类数千年对文化知识的拥有，并不意味着已经把握和参透了人的存在意义，或者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在一个技术和物质统治的时代，现代人几乎让自己存在深处一切“亲密的东西”都滑了过去，使之变得异常陌生。于是，人的生存，在里尔克看来，就像是荒野上的“最后一座房子”，慢慢地没入那无尽的黑夜。

追问人的真实存在，对于里尔克来说，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。大约从一九一一年以后，他不断地在各地旅行，行踪遍及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也曾服兵役，担任维也纳军事档案馆文书。一九一六年复员后，由于写作受到严重干扰，里尔克除旅行和朗诵之外，大部分时间主要用于阅读和翻译，其中最用心的是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，最心仪并潜心翻译的是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诗歌，直至逝世都持续不辍。

应该说，从一九一四年写下《转折》一诗起，未来诗歌的

可能性,已初露端倪。在此之前,里尔克一直试图在“可见”的世界,通过“事物诗”的创造,赋予“物”一个坚实、可靠的永恒品质。“观看”就是他进入“可见”世界的基本方式。但在《转折》中,里尔克对“观看”几乎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。因为“观看”局限于“可见”的东西上,必然会“有一个界限”。不仅如此,“观看”自身还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,即在对象化中,让事物失去了自身性。故里尔克在诗中宣告:“视觉作品已经完成”,取而代之的将是“心灵的作品”。

里尔克所说的“心灵作品”,并不是要重新回到早期那种表达主观情感的诗歌。遵循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和荷尔德林的传统,里尔克认为,意识和情感只是“心灵”的一部分,在它们的下面,“心灵”却是深广无边的。他把这个“心灵”称为“世界内在空间”,在这个空间中,无论死者,还是未来者,都可以共同存在,一切界限都已消失,万物摆脱了一切束缚,相互吸引和充溢,从而获得其丰盈的存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创作“心灵的作品”,就是要将人提升到一个真实、有效的存在上。

一九二二年,也就是在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问世的前几天,里尔克明确地把诗人的使命规定为:“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存在提升到最高程度的有效性上,为此,生活和命运根本上是委托给我们这些艺术劳动者的。”在这一使命的召唤下,里尔克的十年“沉默”终于被打破,似乎一切都在等待这一天,达到最后的完成。一九二二年二月,被称之为“里尔克的神奇月份”,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,他就创作了《献给

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(五十五首),并最终完成持续十年之久的《杜伊诺哀歌》,落笔之快,令人惊奇。

通过上述两部作品,里尔克认为,他完成了“一件惟一的、最终有效的、必须做的事情”,而在此之前的全部诗歌,都不过是对“一场无名的风暴、一种精神上的飓风”的等待,这就是实现他成为“伟大歌唱”渴望。

《杜伊诺哀歌》和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阔大流转、厚重磅礴。如果说,里尔克的中期诗歌是一种言说“物”的“事物诗”,那么,他后期的这两部诗歌作品则可以称为“思想诗”。在这里,里尔克的“思想诗”不可与“哲理诗”相混淆。一般而言,“哲理诗”主要是以诗的形式来表达一种抽象的哲学观念,诗本质上说外在于思想,思想或观念不过是在形象化的外观中将自身显现出来。在德国诗人中,我们可以在席勒那里读到最典型的哲理诗。然而,“思想诗”却恰恰相反,在它那里,诗不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或一层外衣,在“思想诗”中,“诗”与“思”是同一的,“诗”本身就是“思”,也就是说,诗人同样可以追问所提出和思考的那个“存在”问题。我们看到,在里尔克的《杜伊诺哀歌》和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等后期诗歌中,“存在”是其思考的基本问题,具体地说,就是追问:什么是人的真实存在?为此,他探讨了死亡的意义、爱的本质、人与物的关系,以及人在大地上所应承担的使命。

《布里格随笔》中的死亡问题,在《杜伊诺哀歌》和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中得到进一步思考,现在里尔克提出的要

求是：不以否定的方式来读“死亡”这个词。为此，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，重新认识死亡是人生存的一种不可超越的、绝对的可能性，克服一切生者“把生与死截然分开的错误”。在里尔克看来，生与死本质上是一体的，二者须臾不离：“真正的生命形态穿越生与死两个领域，最伟大的血液循环流动在两个领域：既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，只有一个伟大的统一……”只强调“死”的一面，将导向虚无主义，而只强调“生”的一面，生命就会是不完满的。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的一封信中，里尔克在解释自己的后期诗歌时说道：“像月亮一样，生命确实有不断背向我们的一面，但它不是与生命的对立，而是生命的补充，使它达到完善，达到丰盈，达到真正完满和充实的存在之球”。而在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中，死亡作为“非存在”更是被看作“存在”的根基。里尔克认为，只有当人们服从于“生与死统一”这一基本法则时，世界才会被赋予一种新的尺度，人才会在生命的强度上实现一个完满的或整体性的存在。

里尔克不仅思考“死亡”问题，同时也思考“爱”的问题，而且是把两者关联在一起思考的。面对一个尚未学会“爱”的时代，里尔克如是发问：“何处还有一个会爱的人？”与日常俗见不同，里尔克要求一种“无对象”的、“非占有”的爱。这种“爱”即意味着自由，意味着敞开，意味着向广远的召唤。只有以这样的一种爱，人向“整体存在”的转变才是可能的。

里尔克告诉我们，人只有认清了死的意义和爱的本质，才能真正担当在大地上守护“物”的使命。在大地上，不仅是

人需要和使用物，同样物也召唤和需要人，正如《杜伊诺哀歌》第九首所说：大地上的一切“似乎都需要我们”，人与物不是一种征服和剥夺的关系，而应当让物进入我们的内心，使之成为“不可见的”，从而守护物的自身性和丰盈性。然而，在技术统治的时代，这一“守护”变得越来越迫切。因为正如里尔克所认为的，现代的技术生产销蚀“物”所具有的“无穷意味”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“无形象的活动”，它不再为“物”提供一个缓慢生长和成熟的空间，而是使它成为“可替代品”。这种“可替代品”，在技术生产的速度中，可以迅速地消失，也可以迅速地生产出来，已不复有“人性”的蕴涵。对此，里尔克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今天空洞乏味的东西，假货，生命的仿造品……从美国蜂拥而来。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，一个美国苹果或那里的一棵葡萄树，都与渗透着我们先辈的希望和沉思的房子、果实和葡萄毫无共同之处……”因此，在大地上越来越迅速消失的“不可替代的可见物”，除了进入内心，成为不可见的，已无其他逃逸之处：

除了在内心中，世界上不存在的。我们的
生命随着变化而消失。而且外界越来越小
以至于化为乌有。

里尔克在完成《杜伊诺哀歌》和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

诗》后，一直到他因患白血病去世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，时有佳作问世，尽管如此，却罕有逾于上述两部作品者，《杜伊诺哀歌》和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不仅是里尔克的巅峰之作，亦可艳称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
里尔克的作品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，引起了读者的兴趣，而且也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现当代诗人。尽管如此，里尔克其人其诗，在许多方面对我们依然是陌生的，我们还徜徉在他的诗歌世界之外，未能真正深入其堂奥。而要真正熟悉和理解里尔克，除了阅读他的作品并浸润其中外，别无他途。本次编选的《里尔克诗选》无疑提供了一种阅读的可能性，使读者可以深入地与这位诗人作一番心灵交流与对话。

2011年12月

编委会名单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主 编:柳鸣九

编 委:王守仁 叶廷芳 付 浩 朱 虹 杨武能 周殿富
罗新璋 赵 岩 郭力家 顾蕴璞 屠 岸

诗歌总目

(按诗人生辰年代排列)

《莎士比亚诗选》

《歌德诗选》

《华兹华斯诗选》

《济慈诗选》

《普希金诗选》

《惠特曼诗选》

《波德莱尔诗选》

《泰戈尔诗选》

《里尔克诗选》

《纪伯伦诗选》

《雪莱诗选》

《席勒诗选》

《拜伦诗选》

《海涅诗选》

《雨果诗选》

《莱蒙托夫诗选》

《狄金森诗选》

《叶芝诗选》

《阿波利奈尔诗选》

《叶赛宁诗选》